

清語老乞大譯註

莊吉發譯註

滿語叢刊
文史出版社印行

清語老乞大譯註

莊吉發譯註

滿語叢刊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清語老乞大譯註 / 莊吉發譯註. -- 再版. -- 臺
北市：文史哲，民 103.09
面：公分。(滿語叢刊；20)
ISBN 978-986-314-214-0 (平裝)

1. 滿語 2. 讀本

802.918

103017326

滿語叢刊

20

清語老乞大譯註

譯註者：莊吉發
出版者：文史哲出版社
[http:// www.lapen.com.tw](http://www.lapen.com.tw)
e-mail:lapen@ms74.hinet.net

登記證字號：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
發行人：彭正雄
發行所：文史哲出版社
印刷者：文史哲出版社
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
郵政劃撥帳號：一六一八〇一七五
電話 886-2-23511028・傳真 886-2-23965656

實價新臺幣四二〇元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2014）九月初版

著財權所有・侵權者必究

ISBN 978-986-314-214-0

65120

清語老乞大譯註

目次

《清語老乞大譯註》導讀	3
卷一	35
卷二	69
卷三	101
卷四	133
卷五	165
卷六	199
卷七	231
卷八	261
附錄一 滿文字母表	288
附錄二 滿文運筆順序	290

清語老乞大譯註

目次

《清語老乞大譯註》導讀	3
卷一	35
卷二	69
卷三	101
卷四	133
卷五	165
卷六	199
卷七	231
卷八	261
附錄一 滿文字母表	288
附錄二 滿文運筆順序	290



清語老乞大卷之一



아밤 아거시 애비치 지허 뒤로셔온다 비 큰형아네어	왕 힘 치 지허 로셔왔노라 터	암시 거넘비 로가노다 비 거문 허천 이 바루	거넘비 하여가노라 시 아탕기 왕 킹 치	쥬라카 셔셔나노다 비 어려 바 이 쳐 터 쥬라카
--	---	---	--	---

《清語老乞大譯註》導讀

在中韓文化交流史上，朝鮮商人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老乞大》就是朝鮮李朝初期以來為朝鮮商旅等人而編著的漢語教科書，具有很高的權威性，為研究元明時期的漢語，提供了很珍貴而且豐富的語文資料。在《老乞大》一書的卷首，就有一段對話提到朝鮮商人學習漢語的動機及其重要性。書中的對話說「你是高麗人，卻怎麼漢兒言語說的好？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少漢兒言語省的。」原書又說「你是高麗人，學他漢兒文書怎麼？你說的也是，各自人都主見。你有甚麼主見？你說我聽著。如今朝廷一統天下，世間用著的是漢兒言語，我這高麗言語，只是高麗地面裏行的，過的義州，漢兒地面來，都是漢兒言語，有人問著一句話，也說不得時，別人將咱們做甚麼人看？你這般學漢兒文書時，是你自心裏學來？你的爺娘教你學來？是我爺娘教我學來。」由於漢語使用很廣，朝鮮來華商人學習漢語，有它實際的需要，《老乞大》就是李朝以來朝鮮人學習漢語的一種重要教科書。

朝鮮商人來華貿易，多在華北，宋元時期，蒙古勢力崛起，為了學習蒙古語文，漢語《老乞大》後來又譯成蒙古語文。明代後期，由於滿族勢力的興起，清太祖努爾哈齊創製了滿文。清朝勢力進入關內後，為了教學滿洲語文的目的，又有《清語老乞大》滿語譯本的刊行。對於比較元明時期以

來通俗口語的發展變化，各種版本及譯本的《老乞大》，都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語文資料。

「乞大」，又作「乞塔」，是漢文「契丹」一名的同音異譯，語出蒙古對漢人或中國的通稱，蒙古語讀如"kitad"，「老乞大」，意即「老漢人」，或「老中國」。一說《老乞大》的「老」，是遼東或遼河的「遼」之音變，「老乞大」就是指「遼契丹」¹。《老乞大》一書，就是朝鮮李朝最具權威性的重要漢語會話教本之一。

《老乞大》現在通行的，都是後來的改訂本。《老乞大》原來的編著者，固然已經不可考，其著成時代，也只能大致推定。韓國學者閔泳珪推斷《老乞大》一書的著成時間，「大概在元末明初」²。

民國六十七年（1978）六月，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影印出版《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一冊，書中有丁邦新先生和羅錦堂先生的重印序文。羅錦堂先生在序文中指出：「按老乞大和朴通事是在中國元代（1271-1368）流行於高麗的兩本漢語教科書，而且也是當時最具權威的會話手冊；究竟原來編寫的人是誰？以及編寫的確切年代，現在都無法找到證明。」³丁邦新先生在序文中指出《老乞大》和《朴通事》是朝鮮李朝初期（1392 之後）學習中國話的兩種重要的教科書，《老乞大》書中沒有可以據以推斷成書年代的資料，而《朴通事》書中有一段話說：「南城永寧寺裏聽說佛法去來。一箇

1 哈勒楚倫撰〈溫故而知新一「蒙語老乞大」即「蒙語遼契丹」〉，《蒙古文化通訊》，第 12 期，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 33-34。

2 李學智撰〈老乞大一書編成經過之臆測〉，《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民國七十二年三月），頁 427。

3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民國六十七年六月），羅錦堂序，頁 7。

見性得道的高麗和尚，法名喚步虛。」句中「南城」是指元代的燕京，當時以燕京爲大都，俗呼「南城」。而在永寧寺裏說法的和尚「步虛」是可考的人物，據《朴通事諺解》說：「步虛俗姓洪氏，高麗洪州人。法名普愚，初名普虛，號太谷和尚，有求法於天下之志，至正丙戌春入燕都。」句中「至正」是元順帝的年號，丙戌是至正六年（1346），所以可以肯定《朴通事》的著成年代不得早於一三四六年。朝鮮李朝實錄有印行《老乞大》、《朴通事》的記載，世宗五年六月條記載：「禮曹據司譯院牒呈啓，《老乞大》、《朴通事》、《前後漢》、《直解孝經》等書，緣無板本，讀者傳寫誦習，請令鑄字所印出，從之。」世宗十六年六月條又說：「頒鑄印《老乞大》、《朴通事》於承文院司譯院，此二書譯中國語之書也。」世宗五年是一四二三年，十六年是一四三四年，可知在一四二三年之前，《老乞大》、《朴通事》兩書已經在朝鮮流行，到一四三四年正式頒行。從步虛和尚的年代，與鑄印《老乞大》、《朴通事》兩書的年代可知《朴通事》一書著成於一三四六至一四二三年之間，丁邦新先生據此推定《老乞大》一書「大概也就是寫成於這個時代」⁴。

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於民國七十年（1981）十二月十二日至十五日舉行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七十二年（1983）三月，該會出版論文集。會中李學智先生發表〈老乞大一書編成經過之臆測〉一篇論文，李學智先生認爲丁邦新先生和羅錦堂先生的推斷，有的是根據《老乞大》、《朴通事》兩書的語法而定，有的是根據書中所記事件與人名而定。根據語法所下的斷語，實證太少，缺乏直接的證據。李學智先生於

4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丁邦新序，頁2。

是提出一種「新看法」，略謂《老乞大》書中都是一些問答的句型，在某些問答中多少也提供一些時間的史證，例如書中說：「我往山東濟寧府東昌、高唐收買些絹子、綾子、綿子廻還王京賣去。」⁵據《新元史·地理志》記載：「濟寧路：金濟州，屬山東西路。舊治鉅野（今鉅野縣），後徙任城（即今濟寧）。太宗七年（1235）割隸東平府（今東平縣）。至元六年（1269）還治鉅野。八年，升爲濟寧府，治任城。尋仍治鉅野。十二年（1275），復置濟州。是年又以鉅野爲府治，濟州仍治任城，爲散州。十六年（1279），升濟寧府爲路，置總管府。至正八年（1348），遷濟寧路於濟州。十一年（1351），置中書分省於濟寧。」李學智先生引用《新元史·地理志》後指出在《老乞大》問答語句間所記那位扮演高麗商人欲往山東「濟寧府」的回答語句裡，曾將濟寧一地說爲濟寧府。山東的濟寧被稱爲府，僅僅從元世祖的至元八年（1271）到至元十六年（1279），除此以外，未見稱濟寧爲「濟寧府」的記載。所以從這條直接的史料記載，《老乞大》一書寫成的時間，或不至於晚於西元一二七九年以後太久，最低限度在《老乞大》書中的這條問答記錄的時間，應該是在元世祖至元年間⁶。李學智先生的「新看法」雖然只是一種「臆測」，但也說明《老乞大》寫成的時間當在元代。

澳洲國立大學亞洲研究中心葛維達教授（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著《老乞大之文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一書指出朝鮮李朝世宗五年（1423）鑄字所印

5 《老乞大諺解》，卷上，頁11。

6 李學智撰〈老乞大一書編成經過之臆測〉，《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428-429。

行的《老乞大》是原刊舊本，其詞彙都是元朝「時語」，與明清實用的口語，頗有差異，未解之處，屢見不鮮。作者在原書〈緒論〉中指出由於漢語的變化，為配合時代演變的語言現實，《老乞大》自明初以降，屢經改訂。李朝成宗十一年（1480），朝鮮漢語學者崔世珍編著《老乞大集覽》及《單字解》。房貴和、葛貴等人以當時通行的口語將《老乞大》原刊舊本加以改訂，使其可以解讀，此即《老乞大》最早的改訂新本⁷。現存《老乞大》、《朴通事》兩書的漢語部分，大致反映了明初的漢語，到一五一五年左右，崔世珍把《老乞大》、《朴通事》兩書翻譯成朝鮮語⁸，編著了《老乞大諺解》上、下二卷，及《翻譯老乞大·朴通事凡例》一卷。明末清初，《老乞大諺解》上、下二卷刊印，後來奎章閣本《朴通事諺解》附《老乞大集覽》及《單字解》，相傳都是崔世珍所作。

朝鮮李朝英祖三十九年（1763），邊憲著《老乞大新釋諺解》出版。正宗十九年（1795），李洙、張濂、金倫瑞等編印《重刊老乞大》一卷，其卷數內容及段落，與《老乞大新釋》頗相近似。《老乞大》現在通行的是後來的改訂本，全書共四十八葉，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七字，而《老乞大新釋》共四十四葉，每葉二十行，每行二十字。葛維達教授指出《老乞大》與《老乞大新釋》在文法結構上有很大的不同，例如《老乞大》說：「我漢兒人上學文書，因此上些小漢兒言語省的。」

7 葛維達（Svetlana Rimsky-korsakoff Dyer）著《老乞大之文法分析》（Grammatical Analysis of the Lao Ch'i-ta,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Text）p. 9, Canberra, 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3.

8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丁邦新序，頁2。

《老乞大新釋》則說：「我在中國人根前學書來著，所以些須知道官話。」其改變十分有趣，且頗具意義。葛維達維教授也將《老乞大》與《重刊老乞大》互相比較，發現《重刊老乞大》較《新釋老乞大》更接近《老乞大》的原文。《老乞大》與《重刊老乞大》的差異，主要在詞彙的不同，例如《老乞大》裏的「將、休恠、驟面間斯見、這般重意」，《重刊老乞大》，改作「取、別恠、驟然相會、這般見愛。」質言之，對於比較元明清時期通俗口語的發展，各種版本的《老乞大》確實有其價值。

中外學者對漢語《老乞大》的分析研究，論著頗多，有助於了解元明清漢語語法的演變發展。葛維達教授著《老乞大之文法分析》一書，包括緒論、十四章正文、附錄《老乞大》漢文教本的英文翻譯、參考書索引，是近年來探討《老乞大》較有系統的重要著作。葛維達教授將十四章正文分為三部分：第一章至第九章為第一部分，分析《老乞大》的語法結構；第十章至第十三章為第二部分，討論《老乞大》的習慣表現法；第十四章為第三部分，探討《老乞大》漢語教本的內容。

原書第一部分，主要在討論代名詞、時節名稱、量度單位、前置詞、副詞、連接詞、動詞、質詞、重疊與附加字的使用及變化。日本學者太田辰夫指出《老乞大》的人稱代名詞只有七個，即：「我、我們、咱、咱們、你、他、他們」，而元代的著作如《元朝秘史》有十二個，《元曲選》有三十三個。葛維達教授認為《老乞大》的人稱代名詞所以較少且簡單的主要原因，或許是由於《老乞大》不過是為行走於華北地區的朝鮮商人編寫的口語教本。在《老乞大》裏，「咱」出

現七次，「咱們」出現八十五次。因為「你」、「我」可以表示多數，例如「你三箇」、「我四箇」，所以「你們」、「我們」兩個人稱代名詞並不通行。

在現代口語裏，代名詞「這」、「那」可以單用作主詞，但在《老乞大》裏卻不能單用，而是用「這的」、「那的」。葛維達教授統計「這的」出現三十次，「那的」出現三次，可以分爲不同的三組：第一組，「這的」相當於現代口語裡的「這一箇」；第二組，「這的」、「那的」相當於現代口語裡的「這」、「那」；第三組，「這的」相當於現代口語裡的「這裏」，或「這兒」⁹。楊聯陞先生也指出在現代口語裡，代名詞「這」、「那」可以單用作主詞或起詞。「這」、「那」的意思，與「這個」、「那個」稍有不同。「這個」、「那個」比較確定，通常指的是可以計數的事物，而且指物多於指事。「這」、「那」則比較空靈，不重在分別計數。在《老乞大》、《朴通事》兩書裡，「這箇」、「那箇」，與現在用法相同。但「這」、「那」不能單用，代名詞「這的」、「那的」，用做比較空靈的主語或起詞¹⁰。

葛維達教授在《老乞大之文法分析》一書中指出在《老乞大》裡，「日」從未用來表示天數，而是在「日頭」前加上數目及單位名稱，以表示天數，例如「限十箇日頭，還足價錢。」在「日頭」前加上吉祥字樣則表示一個幸運吉利的日子，例如「我與你選箇好日頭。」「日頭」也是用來表示未來某一個時間，例如「如今辭別了，休說後頭再不廝見，山也有相逢的日頭。」

9 《老乞大之文法分析》，頁 47。

10 楊聯陞撰〈老乞大朴通事裏的語法語彙〉，《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頁 198。

葛維達教授指出《老乞大》的量度單位名稱，往往使用「箇」來代替其他單位名稱，例如「一箇手」、「十箇馬」等。但是使用指示代名詞如「這」或「那」時，往往省略數目及單位名稱，例如「這馬」、「這灑子」、「這馬們」¹¹。丁邦新先生觀察《老乞大》一書中的量詞後，歸納為八類：

- (一) 單位詞或個體量詞：一「個」學生、一「座」橋、一「頭」驢、一「條」細繩子、一「卷」紙、一「間」空房子、一「枝」箭、一「張」弓。
- (二) 跟動賓式合用的量詞：我說一「句」話。
- (三) 群體量詞：一「群」羊、一「束」草。
- (四) 部分量詞：一「塊」石頭、一「半」兒（漆器家火）。
- (五) 容器量詞：半「盞」香油、一「盃」酒、一「碗」飯、一「碗」溫水。
- (六) 標準量詞：八「分」銀子、一「斗」粳米、十「斤」麵、五「里」路。
- (七) 準量詞：第一「會」、這一「宿」、一「日」辛苦。
- (八) 動詞用量詞：走一「遭」、打三「下」。

丁邦新先生指出在《老乞大》、《朴通事》兩書中沒有「暫時量詞」，列如：碰了一鼻子灰的「鼻子」、一桌子剩菜的「桌子」，其他各種量詞都已見到¹²。

在《老乞大》裡，「著」的用法甚廣，葛維達教授指出「著」可作「用」或「拿」解，例如「著筋子攪動」；可作「讓」解，例如「不揀怎生，著我宿一夜。」也可作「給」解，例如「著馬喫」；又可作「該」解，例如「文契著誰寫」；有時可作「經

11 《老乞大之文法分析》，頁 67。

12 《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丁邦新序，頁 4。

過」解，例如「再著五箇日頭到了」；此外可當「招致」解，例如「休在路邊淨手，明日著人罵」¹³。

重疊字最簡單的形式是單字的重複，在《老乞大》裡的重疊名詞幾乎都是親屬關係的術語，例如「哥哥」、「姐姐」等，然而並不使用「妹妹」、「弟弟」字樣，而是作「妹子」、「兄弟」。重疊形容詞是以單字重複來強化形容詞，例如「這織金胸背，與你五兩是實實的價錢。」至於「嘗一嘗」、「補一補」等，則屬於重疊動詞。

《老乞大之文法分析》一書正文第十章至十三章屬於第二部分，原書討論《老乞大》的習慣表現法，包括常用片語、特殊用語、成語及格言的各種表現法，其中「磨拖」、「害風」、「利家」、「歪斯纏」等詞彙，在現代口語裡已屬罕見。在《老乞大》裡常見有各種成語及格言，例如「千零不如一頓」；「休道黃金貴，安樂直錢多」；「慣曾出外偏憐客，自己貪盃惜醉人」；「一箇手打時響不得，一箇腳行時去不得」；「三人同行小的苦」等等，都是探討特殊表現法的珍貴語文資料。

葛維達教授所著《老乞大之文法分析》一書第十四章屬於第三部分，討論《老乞大》教本的內容。作者所用的《老乞大》教本一卷，四十八葉，九十六頁，共 16,008 字，其主要內容為關於行旅交易、飲食、醫藥、為人處世之道等情事的會話。就《老乞大》全書的結構而言，大致可以分為對話與長篇獨語兩大部分。前者包括漢族行旅商販、小店主、捐客、農夫與朝鮮商人之間的對話，以及朝鮮行旅商人之間彼此的對話；後者又可分為詞彙的節段及道德上的談話。詞彙部分包括每天實用物品如菓菜、醫藥、衣服、食品、雜貨、

13 《老乞大之文法分析》，頁 90。

馬匹、羊隻、弓箭、車輛的列舉計數，以及親屬方面的術語等；道德上的談話則在教導讀者如何處世待友？簡單地說，《老乞大》的前半部是對話；後半部則為對話與長篇獨語的混合¹⁴。葛維達教授著手研究《老乞大》時，原來只想專心分析其語法結構，後來發現書中的習慣表現法，非常有趣，同時因其內容豐富，頗具史料價值，而認為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語法結構，所以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老乞大之文法分析》一書引用西文、中文、韓文及日本的論著八十餘種，徵引繁富，足見作者的博雅，原書就是探討《老乞大》的各種問題不可或缺的著作。

《老乞大》的語法結構及習慣表現法，可能受到阿爾泰語系的影響。李學智先生撰〈老乞大一書編成經過之臆測〉一文指出「老乞大一書的漢文，不一定是當時華北漢語的語法，很可能完全是將一些原非漢語的阿爾泰系的語言，用不高明的漢語常識，直譯而成的。很可能在第十世紀的契丹民族所建立的遼朝時，已由一些出使契丹的高麗通事們從契丹語的問答中譯成高麗語形態的漢文，漸次改正與重編，其間或又將契丹語改為女真語，甚而由女真語改為蒙古語，最後又將蒙古語改為清語即滿洲語，原有的由契丹語譯寫的高麗語形態之漢文本《老乞大》，雖曾經過多次的改正與補充，但仍然保持著高麗時代的漢文形態，所以仍保持著高麗語形態的漢文句形，李學智先生認為這是韓國《老乞大》一書著成的經過¹⁵。

楊聯陞先生撰〈老乞大朴通事裏的語法語彙〉一文指出

14 《老乞大之文法分析》，頁 273；《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43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上冊，頁 202。

15 《中韓關係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 434。

元代漢語，有受蒙古語法影響之處，《老乞大》與《朴通事》兩書裡例子頗多，例如《老乞大》裡「你誰根底學文書來？」「漢兒上學文書」等句中的「根底」、「上」表示場所，「咱弟兄們和順的上頭」的「上頭」表示原因，這都像受了蒙古語法的影響，例如「是漢兒人有」，《老乞大集覽》注云：「元時語必於言終用『有』字，如語助而實非語助，今俗不用。」¹⁶

爲了教學語言之目的，《老乞大》除漢文本外，先後譯出《蒙語老乞大》、《清語老乞大》等不同文體。朝鮮仁祖十四年（1636），丙子之役以後，朝鮮與滿洲的關係日趨密切，滿洲語文用途日廣，文書往復，言語酬酢，多賴滿洲語文，於是有《老乞大》滿文譯本的刊行，但因字句齟齬生澀，文義率多訛謬，且因歲月寢久，古今異假，書中語法多已不實用。朝鮮崇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金振夏，以善滿洲語文聞名於當時，於是乘會寧開市之便，就質於寧古塔筆帖式，將舊本字畫音義，詳加考訂。英祖四十一年（1765），歲次乙酉，改編重刊，題爲《清語老乞大》。韓國閔泳珪教授參觀法國巴黎東洋語學校圖書館所見《清語老乞大》八卷，就是經金振夏改訂後再版的箕營重刊本，韓國延世大學發行的《人文科學》第十一、二輯，曾據該館藏本影印出版¹⁷。一九九八年，鄭光先生編著駒澤大學圖書館所藏《清語老乞大新釋》卷一末附錄〈清語老乞大新釋序〉云：

清學在今諸譯為用最緊，為功最難。其課習之書有《老乞大》及《三譯總解》，而《三譯總解》則本以文字翻解，無甚同異訛舛，若《老乞大》則始出於丙子後

16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九本，上冊，頁 202。

17 莊吉發譯《清語老乞大》（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六十五年九月），序文，頁 ii。